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Conservatism

人文与社会译丛

保守主义

Karl Mannheim

[德国]卡尔·曼海姆 著 李朝晖 牟建君 译

译林出版社

16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D095.16

M32

保守主义

Karl Mannheim

[德国]卡尔·曼海姆 著 李朝晖 牟建君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守主义 / (德)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 李朝晖, 牟建君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0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Conservatism

ISBN 7-80657-245-7

I. 保... II. ①曼... ②李... III. 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史-德国 IV. D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920 号

- 书 名 保守主义
作 者 [德]卡尔·曼海姆
译 者 李朝晖 牟建君
责任编辑 胡传胜
原文出版 Routledge & Kegan Paul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191千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245-7/I·218
定 价 16.0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英文版导言^①

1

戴维·凯特勒尔
弗尔克尔·梅亚
尼可·施特尔

科学史家托马斯·S. 库恩认为, 范例经验研究比纯粹理论反思更能决定性地影响科学的新发展。如果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② 和《思想的结构》^③ 代表卡尔·曼海姆重要的理论探索, 关于《保守主义思想》^④ 的论文则广被视为严格的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完全满意于曼海姆试图探索他帮助创始的那门学科的理论预设和涵义, 他们仍然认为曼海姆的保守主义研究对那项揭示复杂理智结构的社会根源的科学事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篇产生这种影响的文章, 顶多反映了曼海姆 1925 年在海

① 这篇导言曾以《卡尔·曼海姆和保守主义: 历史思想的鼻祖》为名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84 年 2 月号上。

②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路易斯·沃思和爱德华·希尔译。

③ 卡尔·曼海姆:《思想的结构》, 戴维·凯特勒尔、弗尔克尔·梅亚和尼可·施特尔编辑并作导言, 杰里米·J. 沙皮罗和希里·韦伯·尼切尔森译(伦敦, 1982)。

④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思想》, 见《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文集》, 保罗·凯斯科梅蒂编辑, 第 74—164 页。

德堡提交大学授课资格论文工作的一半。当《保守主义思想》两年后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档案》上发表时,原稿中远不止一半的内容被略去了。曼海姆生前在准备该文的英文版本时又试图将手稿的另外部分也加进去,这表明他不断看重更多的内容。和许多别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因其过早辞世而中断,只好由其继承者来完成。直到最近才发现的文章全文,澄清了曼海姆的保守主义研究和他的其他成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曼海姆是出于何种考虑才沿着社会学探索与哲学反思这两条线前进的。他已尽可能使社会学探索在经验上可靠;而哲学反思则从理论上探究这样一类主张,如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法(organon)”。

删节后发表的版本揭示了这门复杂研究的一个方面,这很可能正是曼海姆所希望的。正如过去用英文和德文发表论文时显示的那样,它很自然地被看成是对作为某种政治信念类型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的社会因素的经验研究。而且,由此概括出的研究模式,此后作了相当程度的精致化,既涉及描述尚待解释的类型的的方式,又涉及针对有关的社会学非难所作的说明与证实。但正如书中所示,它也表明了曼海姆对政治知识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对信念的关注,以及他的一个从未泯灭的希望:科学探究的模式可以达到这类知识而不必为证据或公正牺牲掉科学激情。因发现这个复杂的文本而使新的解读成为可能,这不是要证伪已经公认的诠释,而是要认识另一个更有问题也更具哲学雄心的方面,揭示那种使曼海姆把自己交给韦伯宣扬的科学苦行主义的焦虑。

曼海姆的经验转向

曼海姆的保守主义思想研究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观念: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别以及那些争夺历史科学领地的最具影响的方法,都在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拥有自己的历史先驱。他对此所作的分析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基于观念的社会历史,第二阶段基于一个形态学阐释,第三阶段是文本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历史结合。

首先,曼海姆试图说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文化的类型于18和19世纪在人类经验的精神序列中取得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一个以保守主义政治观念为中心的世界观是如何取得主导地位的。在解决世界观组织中最重要政治信念冲突时,曼海姆改变了他早先在反思艺术史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理想化的理论,增加了对冲突和结构变化的考虑。对新的意识形态世界的解释,以及对保守主义在其中地位的3解释,强调国家的形成和全面的理性化这种双重过程的效果。保守主义从社会角色(和一些观察者)中的传统主义的心理态度结晶而来,这些人觉得新发展是有害的,却又不能将其忽略或以秘密的、个人的方式对其作出简单反应。意识形态替代了赋予经验世界以意义的传统的和宗教的方法,构成了与新近才理性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相适应的定位方式。根据曼海姆最初的解释,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思考“人与社会”的方法出现的,它重视某些被理性化毁坏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但又通过一个有效性标准为新近才政治化和理性化的世界提供了实践的方向。因此,它显然和它的对手一样也属于新时代。

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第二种刻画,试图对这种意识形态的

不同的和变化着的表现形式共有的-一种内在结构作出说明。曼海姆强调,这么一种“形态学”不得将他自己所谓的“思想的风格”与理论体系或政治纲领中的任一个相混淆。进行结构分析需要一种能适合这种特殊类型客体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保守主义思想对待人类经验的典型的形成态度——因为它存在于一切详尽的理论阐释之先,根植于具体经验和特殊场合,是一种对时间连续性的特殊感觉。然后在更加理论性的层次上,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构造任何自认为受控于理性化普遍模式的对人类关系的建构,诸如在有关自然法的启蒙主义学说中可以发现的那样。尽管曼海姆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财产与自由的概念作了简要比较,他对保守主义的政治信条的兴趣,远不如对他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风格”所固有的题材要点和思想方法的兴趣浓厚。

在第三个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层次,曼海姆考察了保守主义的发展史,以图对其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和变异作出区分,并从经验上表明在前两阶段中揭示出的社会学和形态学特征,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类型与运动。在一个导言性的概述中,曼海姆规划了这个发展的八个阶段,但他只详细地写出了两个。在这两个中相比更为完备的那一部分里,他引用尤斯图斯·默泽和亚当·米勒的作品来代表一种保守主义,其关于“财产”的政治观点敌视官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国家,影响了新出现的后启蒙主义知识阶层的浪漫主义思想。第二个历史分析讲的是历史法学的杰出代表萨维尼。他的著作被认为体现着拥有贵族联系的官方由以反对构造普遍准则或普遍权利的那种严正性。曼海姆的分析很巧妙,既没有观念的还原主义,也没有武断的社会学驳难,使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他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著作是其最杰出的成就,是对政治信念的社会学系谱进行经验研究的

范式。

曼海姆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法学家,但是他对法律问题的兴趣在这里并不比在其他著作中大。他更关心对知识的概念和方法的对比,关心理智的战略而不是抽象的逻辑体系化,他认为后者和自然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以及理性化的流行过程的其他方面是一回事。

在曼海姆看来,虽然社会政治资源,和使用这些策略有助于对它们进行详细说明和描述,但这些方面尚未穷尽其意义。而且这种研究会不断地回到这个更为广阔的含义上,尤其是回到它与对他自己时代的理智状况的诠释的关系上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曼海姆在说明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后突然不再写下去了,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如此之多的讨论都涉及尚未写成的关于黑格尔的部分。在曼海姆看来,黑格尔是保守主义立场尤其是其中几个著名派别的代表,马克思的追随者如乔治·卢卡奇就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对它进行了改造。不过曼海姆还是充分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保守主义是自然科学模式在理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理性化在社会知识中的主导地位新近出现的对立面。但是《保守主义》没有详尽阐述这个更宽泛的涵义。这部著作要求它的读者首先把它看做一项公正的研究,该研究出于把保守主义描述成一种思想结构这个有限的目的而将社会学和形态学的方法统一了起来。

事实上,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是独特的。在其朴素明晰的理论主张中,它把自己描述成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专题产品,一个新的学术专业。在他的其他研究中,还没有一个如此专注地研究来自以往的素材,如此敏锐地处理个别思想家的观念。而且,在导言中评到方法时,曼海姆用外交技巧来处理当时的方法论大论战,而在别的地方则诉诸论辩的手段。如

果说这里有什么倾向的话,那就是倾向于一种经验的说明的方法,强调需要新的学科来揭示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提醒人们要反对满足于对各种意思之间的和谐作出解释性说明的倾向。即使曼海姆和他后来的编辑们删节后出版的版本有着特殊的声望,该研究的这些特征还是使许多评论家认为这篇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文章(一部社会学文稿),没有受到他在某些其他著作中被认为是误导人的哲学矫饰的东西的损害。如果缺乏这些特征,他们会批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计划。^⑤

奇怪的是,曼海姆在其学术发展的这个阶段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以《早期保守主义》为名于1925年12月递交到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当时正值他的创作多产期,他完成并发表了《历史主义》^⑥和《知识社会学问题》这样重要的论文,并于1924年写成《文化及其可知性的社会学理论(联合性思想和交互性思想)》。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经验的解释性追问都从属于对哲学史的大跨度探索。并且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曼海姆都推崇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⑦,在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黑格尔式解读中他为自己的学术进程找到了重要方向。虽然曼海姆从来没有接受卢卡奇的共产主义政治教义,也没有接受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阶级斗争顶点的马克思主义蓝图,但他还是对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深感兴趣:卢卡奇认为理论化是对社会世界进行实践干预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在一个复杂

^⑤ 参阅罗伯特·默顿:《卡尔·曼海姆与知识社会学》,载《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1],第497页及其后;刘易斯·A.科塞:《社会学思想大师》,第436页及其后。

^⑥ 卡尔·曼海姆:《历史主义》,载《知识社会学论文集》。

^⑦ 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总体中揭示阻碍社会发展的物化的基础和功能,就能消灭这些物化,有助于构建注定要推动进一步发展的社会角色,从而对下一个步骤起促进作用。在曼海姆看来,对这些被集体中的社会演员认作社会知识的理解进行社会学解释属于这个阶级的理论行动,会导致对卢卡奇意义上的历史总体性的理论理解。然而 6 一部试图不偏不倚地研究 19 世纪前半期德国保守主义的专著符合这样一种计划吗?

正如曼海姆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所构想的那样,对观念进行“不带价值取向”的研究,似乎总是会放弃隐含在这种“历史主义”之中的批判意义,因此,对社会知识进行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解释本身。如果最终现实是通过历史哲学理解的,如果对知识进行社会学解读能够使我们明确它们与那种历史现实的具体联系,解释它们的理解的范围和局限,那么,批判判断就是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哲学对在这样评价中使用的逻辑进行阐述时可以有一些用武之地,但是,不存在它得以操作的独立的有效性领域,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明显的独立的评价过程。在《保守主义》中,曼海姆回到了他 1917 年用匈牙利文撰写却用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⑧ 和 1921 年撰写的《论文化社会学知识的特征》^⑨ 的立场上来。他在那儿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说明任何文化实体的社会起源都不能从逻辑上引申出有关其有效性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必须要符合文化产品本身的条件。曼海姆在写作《保守主义》的那几年完全放弃了他较早时期的观点,这种彻底性也反映在一个术语的改变上,这个改变是他 1926 年

⑧ 卡尔·曼海姆:《认识论的结构分析》,载《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伦敦,1953),第 15—73 页。

⑨ 《思想的结构》之第一部分。

在对自己 1921 年写的有关方法论的研究的一部分加以整理以供发表时作出的。在原来的文章中,这部分名为“内在论解释和发生论解释”,揭示的是马克思有关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⑩ 之间的关系的表述中的发生论上的背谬,而在后来的文章中,这部分更名为“对知识现象的意识形态解释和社会学解释”^⑪,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时颇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义。尽管这个文本中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但这种改变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一定要参考他在同一时期准备的一部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宣称有关对它正在解释的思想的评价问题要留给另一篇不同的论文。

安身立业

为了说明曼海姆的文章的这些令人迷惑的特点^⑫,在开始时谈一谈他写作时的处境与志向不无裨益。曼海姆是一个犹太人、匈牙利人和政治避难者,在库恩·贝拉苏维埃政权倒台时离开了布达佩斯。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达到获得海德堡大学教师资格的基本要求,自 1921 年以后,他一直作为编外教师在海德堡大学生活。那些讨论他的申请的记录还一直保存着,表明对他的申请存在着不同意见。对此他不可能一无所知,这还很可能使得他在这篇文章中陈述自己的所有观点时都相当的谨慎小

⑩ 卡尔·曼海姆:《思想的结构》,第 77—80 页。

⑪ 卡尔·曼海姆:《知识现象的意识形态解释和社会学解释》,英文载沃尔夫编:《卡尔·曼海姆文集》,第 116—131 页。

⑫ 例如,这些令人迷惑的特点中有这么一个:在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相当支持的态度和他在《知识社会学问题》第 185 页中对“保守主义”近乎贬损的用法之间就存在强烈的反差。

心。

这篇文章本身在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热情推荐下很快就在系里获得通过。但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Inner Senate)在收到系里的大力推荐后询问曼海姆是否应该首先获得德国居民身份。系里在对学术委员会的答复中说曼海姆的大量出版物都是用德语写的,他的母亲是德国人并有亲戚担任“官员、法官和军官”,另外曼海姆在自己所属的院系以外也赫赫有名。这封信还说道:

该学科的诸多代表一再地、不厌其烦地向系里对曼海姆博士的人格作了保证性的说明,从他的整个态度和所有爱好来判断,他都是一个过去从没有并且将来也永远不会介入政治的人。莱德勒先生和韦伯先生在鉴定中还专门就这最后的一点作了个人担保。^⑬

有几点一定令人觉得尴尬。与系里的说法相反,曼海姆实际上已经开始作为一个以他的母语匈牙利语写作的政治家而小有名声。^⑭他的作品中甚至有两封书信描绘海德堡的孤陋寡闻^⑮,并且直至1924年他还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货真价实的政治流亡者,还不无骄傲地指出,在那些因一时疏忽卷入革命的库恩政权而被迫流亡的人,与像他本人这样

^⑬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呈学术委员会的报告(1926年4月8日),见曼海姆的大学授课资格卷宗,海德堡大学档案。

^⑭ Karl Mannheim, 'Az ismeretelmélet szerkezeti elemzése', *Athenaeum* (1918): 233—47; 'Lélek és kultúra', Budapest: Benkő Gyula, 1918.

^⑮ 'Heidelbergi levél I', Budapest: *TüZ* (1921): 46—50; 'Heidelbergi Levelek II', *TüZ* (1922): 91—5.

因合理地抗议压迫性的霍尔蒂政权而流亡的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自愿流亡者“具有一个重要的民族目的:他是为了拯救和保存匈牙利人心中自由精神,唤醒匈牙利人民的良知。”^⑯

这些细节表明,为了使他的担保人就他的政治态度所作的担保确实可信,他必须委屈自己,在几个方面自我否定。在这个8事件中,维护他的努力获胜了,学术委员会在1926年5月以6对4的微弱多数批准了他的编外教师资格。然而入籍却拖了几年。这一时期的记录援引了符腾堡和巴伐利亚有关部门的指示,反对把居民身份授予这样的“外国人”、“文化外族”。^⑰

当然,对曼海姆在写作这篇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章时与他的担保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流的性质,只能进行猜测和根据后来的事情加以推断。有一桩有趣的事情涉及到阿尔弗雷德·韦伯。他非常器重曼海姆,欢迎他参加自己的研修班并给予他多方面的鼓励。曼海姆提交给1925年德国社会学家大会的论文得到了好评,但随后的讨论记录却表明当韦伯认为曼海姆过于接近马克思主义时,他很快就公开批判了曼海姆。这一记录还表明,莱德勒也同样迅速地去维护曼海姆并促使他对这一点加以否认。^⑱曼海姆的学生钦佩他的勇气,因为他在海德堡大学的编外教师的生涯开始于举办长达一年的关于乔治·卢卡奇的马克

^⑯ 'Levelek az emigrációból I', *Diogens* (January 5, 1924):13—15.

^⑰ 参阅《德国的将来》(1929年6月5日)上关于巴登和符腾堡内政部门之间的冲突的文章。关于巴伐利亚政府反对吸收曼海姆入籍的意见,参阅卡尔斯鲁厄的《巴登地区总档案》中关于曼海姆的部分。

^⑱ 《第六届德国社会学家大会争论集》(第88—94页,第106—107页。在弗尔克尔·梅亚和尼可·施特尔编辑的版本中,以《知识社会学争论》为名被重印),两卷,第371—376、383—385页。

思主义著作的研修班。然而有理由假定,作为那张证书的申请者,他远离了他以前的那些思想,为了自己的抱负,也是为他的支持者着想,他变得小心谨慎。几年后,曼海姆强调保守主义和德国大学之间的紧密联系。^① 他对保守主义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和内容上,还是在规避策略上,都表明他尊重这种关系。

学术实验

尽管这些背景对理解《保守主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把曼海姆的计划简化为一部传记却是一种浅薄的、误入歧途的解读。曼海姆本人在讨论亚当·米勒在萨克逊-魏玛法庭上讲演的动机时——这次讲演强调了论战性的反自由主义的论点,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曼海姆坚持认为,米勒和反自由主义的贵族之间存在着学识的和社会的亲缘关系,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这篇演讲的学识结构上,而有关米勒的可能的动机的证据则给这一判断增加了经验的佐证,他所暗示的是:这些亲缘关系的意义和影响必须通过解释思想而不仅仅是通过探求引起兴趣的动机来寻找。

同样,研究曼海姆与他正在寻求进入其中的世界的结合点也很重要。初到海德堡时,他感到一种对立:“一边是大学,另一边是无垠的著作的世界”^②。这有助于理解他对大学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他必须要博得这所大学的批准。要解释曼海姆在这所大学以及社会学这门学科原理中寻找的是什么,以及这一研

^①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 106 页。

^② ‘Heidelbergi levél I’, p. 6; 戴维·凯特勒尔、弗尔克尔·梅亚和尼可·施特尔:《曼海姆早期文化社会学著作》,载《思想的结构》,第 12 页。

究与保守主义思想的关系如何,就必须更加仔细地读一读这部作品,并较为精心地把它放置在他更广阔的学术研究背景中去。

曼海姆最早的著作有一个他永不放弃的计划。他宣称文化和社会史是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的建构,他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获得先辈的发现,从而把那种获得本身转化为超越还原主义和与“历史主义”^①休戚相关的相对主义的道路的出发点。用当时的哲学语言来说,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本体论,以克服由于对在旧的认识论保护下的确定性进行历史解构而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危机。他偶尔也表现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德国神秘主义的热情,但最为吸引他的是能够完成这一计划的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沿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给有哲学头脑的公众建议的路线,寻找建构知者和被知者关系的不同社会维度的方法。曼海姆在一些著作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这些著作明确地把对文化对象所作的社会分析和内在评价区分开来,但同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必然先导。另一条道路取决于发现一种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以这种历史哲学为基础,就能够动态地理解什么是正在形成的和必须存在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知的。曼海姆在他所崇敬的导师乔治·卢卡奇那里看到了这种希望,他对转向他通常所称的“黑格尔—马克思”^②之前及之后的卢卡奇都很重视。虽然在写作《保守主义》时第二种可能性似乎对他更有吸引力,但是出于几种考虑,他对第一条道路也保持开放,实际上,他

^① ‘Lélek és kultúra’, p. 6; 卡尔·曼海姆:《精神与文化》,载《知识社会学》,沃尔夫编(柏林和诺伊为特,1964),第72页及其后。

^②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给乔治·卢卡奇的信》,载《新匈牙利季刊》(1975),第16期,第93—105页;《乔治·卢卡奇评论,罗马理论》,《逻各斯》(1920—1921),第9期,第298—302页;《乔治·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回顾》,载沃尔夫编:《卡尔·曼海姆文集》,第3—7页。